

新大运河散文

鸟鸣清脆

郭之雨



郭之雨,2020年开始散文创作,在《工人日报》《北京日报》《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200余篇。

运河臂弯里，一大片树林，绿油油的树冠，舒展在雁娇头顶。没什么风，树却哗啦哗啦作响。

一声披肝沥胆的鸟鸣，打破宁静，那清脆的叫声，像是泉水从太阳上叮咚泻落。紧接着树梢上腾起一片鸟影，忽高忽低，叫声如潮，唱开了这片无垠的幽静。

这片树林又高又深，多是杨树，边边角角偶尔有几棵榆树或槐树，抑

或悬铃木。雁娇从记忆里搜索，这里本身就是一片林子，烘托着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林子脚下，是运河水，躺在弯弯拐拐的河槽里，波光粼粼。去过一个有山有水的县城游玩，一座小桥上有诗句，“双桨剪破明镜”，到现在还耿耿于怀，觉得作者把水写死了，写成了一堆碎玻璃，怪可惜的。

雁娇坐在浓荫下，很美，白色的连衣裙，裙摆铺展，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雁娇宛若这朵莲花的花蕾。她拿着英语课本，驾轻就熟，妙语连珠。恰巧，头顶上方，一只百灵叫着，似一块流动的彩玉，在墨绿间若隐若现。不知道的，以为鸟和鸟对话呢。

鸟声依然。堤坝上，雁娇看到一个胖乎乎男孩走过来，左肩挎着军绿色背包，拎着鸟笼和低音炮。她警觉，男孩的来意和去处？男孩站住，在原地也乜乜瞪瞪，终于走进林子。在林子转了几圈，窸窣窣窣打开包，在两棵树之间张好网。掀起嘴学鸟叫，蠅——咕咕咕，叫声连一串，清露似的，沁得雁娇心里一亮，刚要沉静下

去的林子又荡起波浪似的鸟叫，在树间载鸣载飞。男孩顺便掏出手机，蓝牙连接，一刹那，林子里连绵不断，各种鸟声，鸣唱不止，抑扬顿挫，嘹亮，圆润，婉转。

然后，男孩隐藏在一棵大树后面。雁娇放下英语课本。她敢断定这是城里的男孩，城郊的孩子不捉鸟，想听鸟声，出门，往哪儿一站都会快意盈怀。

接近中午，太阳鑲金，林鸟慵懒，正是诱鸟的好时机。

今天对雁娇也算意外，她从记事，就认为这个地方是她的地盘，包括这片树林，包括这段运河。甚至在她烦躁的夜晚，月光如珍珠般洒落在河面上，点点光辉与天上的星子相互应和，不知是天上的星子落到了运河，还是人间的珍珠撒进了天河。在这里，那些云愁雨怨，统统可以抛掉。

男孩是城里人。男孩爸爸很富有，据说家产能买下市里半条商业街。但烦事也多，他解压的方式就是带上男孩和老婆，沿着蜿蜒的河堤徒步走，走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那天就来到这片树林。男孩像蝴蝶飞进百花园，清脆的鸟声，让他欣喜若狂，满眼流光溢彩。回家后，爸爸为他编了好多鸟笼子，可以捉好多好多鸟，可是至今还空着，他爸爸真是太忙了。

其实城里和城郊之间，就隔着一

个“和”的距离。雁娇周一到周五，在市二中寄宿，周末回家。男孩在走自己的路，每一步，都走得挺好，他告诉妈妈，周末出来走走，就走到这里。

鸟叫声忽然静寂，当低音炮再度响起时，画眉在草丛里叫，柳莺在灌木丛里叫，百灵在树上叫，斑鸠在竹林里叫。叫声婉转热情，如洞箫横吹，如流水琮琤，如小号笛鸣。

男孩凝神凝视着棕丝网网。雁娇凝神凝视着大树后面的男孩。

哧溜溜，树间骤然溅起一串鸟鸣，一点黄光一闪跌落绳网，男孩睁大眼，一跃而起。他放低绳网，小心翼翼把黄鹂放入笼子。

男孩兴奋得眼睛锃亮，雁娇却有些不愿意了。

太阳正中，像被树梢托着，风“嗖嗖”地穿过树叶，在地上扔些晃动的暗影。男孩沉浸在满足里，他匆匆收拾绳网，一转身，一棵亭亭玉立的小白杨耸立面前，白色连衣裙没沾染过风尘似的，美出一种别致，让他一下子联想到麦田里一朵含苞待放的青菜花，又清秀又俊美。雁娇看着男孩，男孩下意识地把手腕藏在身后。

雁娇毫不客气，凶巴巴地质问男孩：“还藏，还藏，我盯你很久了，你太没爱心，你看这么多人，有一个

网鸟的吗？这片林子，少了鸟，就少了美妙的歌声，没歌声的大自然多单调？再说，这是只小黄鹂，鸟爸鸟妈失去孩子会多伤心，你想过没有？”

男孩语塞，吭哧吭哧，脸憋得通红。

雁娇继续说：“你把笼子拿出来，如果小鸟跟你走，它肯定在里面很乖顺。”男孩把背着的手移到前胸，那黄鹂围着笼子边，绕来绕去，偶尔一下像小姑娘撩起裙裾似的把两翅乍开。雁娇说：“你看，你看看，它多挣扎，也不愿跟你回家，放了它吧！”男孩还在犹豫，雁娇又说：“你不放，我就回家叫小叔，和那个痞子二嘎，把你鸟笼砸个稀巴烂。”

男孩想了想，把鸟笼递到雁娇手里，雁娇打开笼门，微微一扬，扑棱棱，头顶便响起一串欢畅的鸟鸣，一道黄色的影子冲天而去。男孩接过空鸟笼，怯怯地问：“你真会叫你小叔来啊？”雁娇咯咯笑着说：“假的，吓你呢。周末再来玩吧，只要不逮鸟，怎样都行！”雁娇说着，弯起食指伸向男孩，男孩也弯着食指伸过来，这么一勾，便有了一个承诺。

又是周末，天高云阔，太阳高悬，银亮银亮的，给万物涂上一层透明光泽。运河水波澜不惊地流，岸边树林里，那个男孩举着相机，雁娇自然地走进了他的镜头里。

行走

云光水色到通州

陈鹏飞

缓缓的一条运河，宛如一条玉带，缠绕着京津冀。每次去北京，总要到通州运河边驻足。

京杭大运河通州段位于通州北关拦河闸桥至通州西集镇，全长42公里，秦代称沽水，隋代称潞水，元代称潞河，清代称北运河。历史定格在2021年6月26日，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河道正式旅游通航，从四面八方来通州的游客可乘坐游船饱览古运河新貌旖旎风光，体验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京杭大运河北端点在通州，早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就已明确。2015年，经多方论证，通州区政府于北运河、通惠河、温榆河、小中河、运潮减河五河交汇处立下了“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标志碑，正式确立通州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

大运河通州段的端点北关拦河闸桥，既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也是北运河的起点。北关拦河闸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运河源头第一桥”，建于石坝码头旧址，七孔弧形拦河闸采用“桥闸一体”的建筑模式，闸门隐于桥下，桥体的形制和装饰依照古代造桥样式。其与运潮减河分洪闸共同构成北关分洪水利枢纽，是北京东南防洪除涝工程的重要设施。

从2014年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17年的北京段运河保护修缮蓝图，再到两年后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定位，枕水而居，伴水而生。2022年京杭大运河实现了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古老运河迎来了新生。2023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千百年来，大运河不但是一条流动的水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文脉。“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200多年前清朝诗人王维珍沿运河北上上京，留下的这首著名诗篇如今读起来，仍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运河韵味。诗意如同岁月的痕迹，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心中。

在这里，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感受那份独特的京都风景。两旁的店铺琳琅满目，从传统的手工艺品到现代的时尚潮品，应有尽有。你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充分满足味蕾的享受。

如今的运河城市不仅是商业的繁荣地，更是文化的聚集地。这里有博物馆、艺术馆和剧院，定期会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艺术家。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碰撞灵感，为运河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夜晚的通州更是绚丽多姿。沿岸的灯光璀璨夺目，与夜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宛如梦幻。乘坐游船，可以在运河上欣赏夜景，感受那份夜色的宁静惬意和浪漫。

在古老的北京，每一座塔都有它独特的故事和历史。通州也因为一座塔而名扬四海。这座塔就是被人们称为“通州之魂”的燃灯佛舍利塔。这座塔高大雄伟，巍峨耸立，仿佛一位沉默的守护者，守望着通州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当夜幕降临，塔影婆娑，仿佛一支巨大的画笔，在夜幕上描绘出一幅幅神秘炫彩的丹青水墨。

这座塔建于辽代，历经千年风雨，仍然屹立不倒。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见证了通州从一个小县蜕变为一座繁华的城市。这座塔不仅是通州的地标，更是通州的象征。在通州人的心中，这座塔代表着坚韧、毅力和不屈的精神。

如今，通州已经发展成为北京的副中心，这座塔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来到这里，欣赏它的美丽，感受它的魅力韵味。

一支塔影认通州，这座塔已经成为通州的一张地理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城市的魅力。

清晨，曙光初现，大运河便迎来了新的一天。河面上，雾气缭绕，如同仙境一般。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波光闪闪的水面上，犹如万道金光在跳动。这样的美景让人仿佛置身于诗画里，美欣然陶醉其中。

大运河两岸，绿树成荫，繁花似锦。春天，杨柳依依，鲜花烂漫；夏天，莲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秋天，红叶满天，层林尽染，漫河碧透；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四季变换，景色各异，大运河一年四季都有独特的风光。

大运河通州段河宽宽阔，水流平缓，两岸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大运河畔，古老的码头、桥梁和船闸举目可见，大运河沿线万寿寺、八里桥等50处余园、桥梁、古遗址、古建筑遗产点位，组成一条璀璨的文化带。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诉说着大运河曾经的繁华与今天的辉煌。

风从运河吹来，微微轻拂着脸颊。迎着春日的暖阳，站在这座造型如运河之舟的中国运河博物馆前，我陷入了深思。

大运河沿线串联起来的这30多座城市，激扬春波，姿态万千。千里运河，逶迤前行，穿越2500多年，蜿蜒3200公里。岁月的蹉跎，千年的俯瞰，如今，这云光水色的运河，终于是在再一次润泽了通州。



我思·新大运河文学

是集结,更是绽放

韩 雪

偶看微信，得知由沧州日报与沧州市作协联合主办的沧州市首届“新大运河文学”发展研讨会举行，不禁眼前一亮。

我为这大大胆、积极及时的举措，由衷点赞。众所周知，一个文学现象的形成，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有赖于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区位、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的滋养和熏陶。一条大运河，流淌千年，蜿蜒千里，理应有、实际上也已经有了独具特

色的文学现象的存在。

作家，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张邮票、一口井、一个地儿，正如鲁迅的“鲁镇”、陈忠实的“白鹿原”、周立波的“清溪村”、路遥的“双水村”等。因此，“新大运河文学”这一概念适时地提出，无疑使作家们加强了对大运河的自觉、自省的意识。让作家们，以更深情的目光投向这片土地，以更深邃的思想思考这湾碧波，从而写出特色、写出风格、写出气派。这

读城

沧州的性格

赵金剛

一座城市的性格，体现在青砖垒砌的窄窄长长的胡同里，体现在斑驳且带有锈迹铁环的门扇上，体现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体现在纸页发黄的史册上，体现在一辈辈人的口口相传中……一路走来，沧州，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无论是血雨腥风的摔打，还是商贾云集的繁盛，都以倔强的姿势成长着。

沧州的性格始终与水相生相伴。水是咆哮的、不屈的汹涌澎湃的、勇往直前的。这也成就了沧州人的性格。据史料记载，元代，御河在沧州一带“水面高出平地”，雨频时，沧州房屋、庄稼、树林都淹没在洪水中，到处芦苇荒滩，仅沧州古城内外，有险工15处，红孩口、南草坝、火神庙等，都是决堤险处。堤溃淹城，百姓生活困苦，在长期与水患的搏斗中，形成了沧州人不畏困苦、顽强生长的性格。同时，由于沧州是明清时运河上著名的码头，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大南门外成了沧州武术交流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百姓为了自卫和谋生习练武术，随着时间的累积，沧州有了50多种武术门类、拳械，也便有了沧州最大镖局成兴镖局，走出的李冠铭、刘化龙、大刀王五等著名镖师，有了“沿着条河走春秋”走南闯北的杂

技艺人。

近几年，在寻觅这座城的红色基因过程中，我看到了它如水的性格，坚毅勇猛，不屈不挠。青沧战役的激烈、沧县东卷子村的激战、青县二十里屯的抗日战争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前奏。在胜利公园、在马本斋纪念馆、在赵博生故居……这些红色基因一直在沧州这座城市中传承着，成为沧州人勇猛无畏精神的图腾。

其实，沧州城的性格里也有水的柔和。取南川楼下暗泉水而酿成的沧酒，醇厚绵软，成为全国名酒，获“南绍兴，北沧酒”美誉，是馈赠贵宾的佳品。沧州城因有名酒而增添了几分豪气，沧州人也在沧酒的滋润中多了丝丝柔情，乐于助人，仗义忠勇。明清时，沧酒成了城市的名片。清人钱谦益有诗：“君初别我新折柳，归帆约载长芦酒。今我南还又早秋，也沽沧酒上沧州。轻舟一叶三千里，长瓶短瓮压两头。”无论官商还是名仕，都在沧酒的醇香中聚在这座城市，沧州纯朴、豪气、容纳百川的城市性格浸润着他们，使沧州的名气沿运河两岸向全国传播，以致在多部名著名篇里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正因沧州兼备刚柔并济、豪爽大气的

一概念的提出，将对沧州的文学创作起到一个不可估量的聚合、引爆与推动效应。

当年的“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形成，同孙犁先生的扶持引领分不开，同他所支持的《天津日报》副刊分不开。多年来，《沧州日报》开设《运河人家》等文学版块，作为一个阵地、一处码头、一块苗圃，致力于以文学形式弘扬大运河文化，培养作者队伍，推出可观的优秀作品，功不可没。我相信，在《沧州日报》以及沧州市作家协会的倾心召集和精心运筹下，亮出了旗帜，就可以号召人马，一路出发。

因此，“新大运河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开始，是集结，更是绽放。

性格，沧州城才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颗明珠。“北拱幽燕，南控齐鲁，东连渤海”，当清早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这座古城，当勤行的手艺人陆续走向街市，城市开始在劳动者们的忙碌中苏醒。这个明清两代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即呈现一派繁盛景象，商贾云集，文化昌盛，漕运码头舟车往，舳舻相接蔽水，帆樯林立映天，纤夫的喊号声此起彼伏，装卸的脚行肩负重物，弯腰爬坡，岸上百货堆积，你呼我唤。正是有了这百样货物，主城区里便有了牛市街、缸市街、锅市街……各式各样的叫卖声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映在每个市民的笑脸上。

沧州这座城市的性格还与盐有着密切关系。沧州城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入运河边，而这一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也开始设在沧州。以长芦镇为治所，统管渤海西岸全域盐政。而今复建的南川楼，正是当初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的公署。有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抒发宏大志愿，倾吐喜怒哀乐，留下传世诗作。明人冯惠《登沧州南川楼》诗：“危楼新建枕芦洲，过客登临即胜游。倚醉北瞻天柱近，凭高东望海门悠。”此诗在赞美沧州的同时，也体现了这座城市因濒临渤海而博大宽广。

沿园博园、大化工业园区、百狮园、南川文化街区一路走来，临水栈道观景，俯首便是鸟儿戏水，花开凌波，抬头望去，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三楼高耸入云，气势恢宏。移步即景，每一处都显现出沧州城特有的魅力和不凡的气势。

汉诗

眺望一条河流

官 华

※

没有虚构的成分，月光下的河流，讳莫如深。在一首词里隐遁，在热爱的土地上，孤独的影子独具风骨

※

花开有声，鸟鸣包裹的家乡风在流淌，水在流淌半掩半开的心在人间 的辽阔处 捡拾一条河流涌动的美

※

一株菖蒲与一根芦苇的修辞来自内心的坚持，而尘世苍茫一条河流的底色，或许只是“从我们的生活，带走了一部分潮湿”

※

我知道，向前走一步离河流就近一步就如我知道，一个虚词就能演绎一条河流的荣衰一样

※

阳光的碎片葡萄水面“河水越发明亮解释着天空的简静与辽远”与一株行走的植物叠合

※

潮湿的空气，河流的呼吸与露珠的梦境相融长长的影子微颤着，远处的黎明渴望阳光的叙事

※

落日的铜镜负载一颗燃烧的心天空下的河流，放大了苍茫隐喻的光落在草尖，一朵走丢的花褪去虚妄撕裂的疼痛跌入尘埃

※

我们谈论农事与庄稼在节气的波纹间穿行而过听得见每一朵花盛开的声音看得见果实累累的景象

※

在低处行走，把恣意和曲折九转得顺风又顺水一条河流，把一条河流的全部和所有倾泻而出那些忽略的，被两岸的庄禾带走

※

风沿河的方向吹来所到之处，鸟语伴着花香万物葱茏，庄稼丰稔奔跑的河流有飞翔的欲望流水的乐音让一截截光阴立起来

※

云在水波上飞，水波依在云端时间在飞逝。有虫鸣低吟有风轻盈划过，有我独语的诗句沉默着揉碎，一滴水的鸟鸣在狭长的河面，在无尽的辽阔间

※

我看见河流的呼吸在一尾鱼的腮上开会我看见草木涌起的暗流可以接受雷声闪电可以接受蚂蚁肆虐可以在流动的声音里打发最美的时光

※

沙漏般的光阴，无法描述独行的寂寞在下一个黎明翻转慢慢翻阅的日子将蒙尘的筋脉反复漂洗可以接受雷声闪电可以接受蚂蚁肆虐可以在流动的声音里打发最美的时光